



《延安颂》已传唱80余年。昔日的理想之光,如今已化作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延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仿佛仍在诉说那段光辉岁月——

# 宝塔山下的深情回响

■梁 爽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暮色四合,延安城的灯火渐次亮了起来。我静候在延河桥边,与众多游客一起凝望对岸的宝塔山,等待宝塔山山体灯光表演。虽然已观赏过多次,但每每途经此地,我仍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凝望。

傍晚时分,宝塔山山体迸发出璀璨的光芒,红色经典歌曲《延安颂》那浑厚的旋律自山谷间涌来,延安峥嵘岁月里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景观被不断地投射到山体上,引发了游客们的阵阵惊叹。“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

里!”当这些炽热的诗句被光镌刻进山体褶皱,这座沐浴过烽火的宝塔骤然化作通明火炬。光的涟漪在夜色中层层荡开,将游客们的瞳孔点燃,让那些穿越时空的呼唤,最终在千万人颤动的胸膛里找到永久的回声。

1937年,19岁的莫耶从上海辗转奔赴延安的时候,或许未曾料想自己的作品会成为这片黄土地的永恒回响。莫耶曾在《满怀深情忆延安》一文中动情回忆在延安生活的激情岁月,是延安哺育了她的成长,她也曾看过夕阳下倾斜的塔影与延河上浮动的粼粼月光……这让笔者一下子想起在延安度过的童年,那时奶奶家住在延安城大东门,推开窗,宝塔与圆月交相辉映,成为我记忆中最鲜亮的一抹诗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

陕北。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成为革命圣地。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像磁铁一样吸引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和抗战勇士。《延安颂》的词作者莫耶与曲作者郑律成,是成千上万奔赴延安热血青年中的代表。莫耶原名陈淑媛,于1937年10月随救亡演剧第五队来到延安。到延安后,陈淑媛取中国古代名剑“莫邪”的同音,正式改名为“莫耶”,她想化身为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延安期间,莫耶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3月,结束抗大学习后,她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后转入文学系。学习期间,莫耶是位活跃的文学青年,积极向报刊投稿,宣传延安的新生活与新气象。郑律成是一名朝鲜籍文艺青年。1937年10月,他怀着满腔的抗日热情,背着小提琴和曼陀林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

《延安颂》的诞生,是莫耶在延安热土上情感的自然绽放,是革命理想

与个人诗情碰撞出的精神火花。1938年的某个春日,莫耶站在延安的晨光里,望着战友们的背影融进黄土高原的沟壑。他们的口号与歌声在塬上回荡,像一粒粒火种,落进了莫耶的心中。莫耶仿佛触摸到这座古城澎湃的脉动。当郑律成邀请她为自己新作的曲子创作歌词时,她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郑律成在《歌唱革命》一文中写道:“我日夜琢磨着,想写一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因为歌颂延安,就是歌颂革命,虽然当时我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热情促使我拿起笔,写了《延安颂》的音乐主题,并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莫耶同志写了歌词……”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清澈的延河在欢乐地歌唱,接着月亮也从东方升起……这一切清丽感人的景色,在莫耶心中形成一幅光辉灿烂的画面。她急急抽出笔来,把满腔的激情和感受倾泻在小本子上。莫耶把歌词写好,加上题目《歌唱延安》,交给了郑律成。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由号称“延安夜莺”的鲁艺音乐系声乐教员唐荣枚首唱了《歌唱延安》,郑律成用曼陀林为她伴奏。那深情优美、辉煌壮丽的歌声,打动了在场所有观众,也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首歌曲首次演出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征得莫耶同意,建议改名为《延安颂》。

这首唱出抗战青年共同心声的歌曲,吸引着更多的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战场。在延安的学习与锻炼中,莫耶与郑律成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他们以文艺为武器,为人民而歌,为抗战呐喊。这一时期,他们创作了大量激昂奋进、广为传颂的优秀作品,鼓舞了无数军民斗志。随着《延安颂》被不断传唱,它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被《南岛风云》《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电影以及众多电视剧用作背景歌曲。

灯光渐熄,宝塔山周边恢复了宁静。在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我沿着延河漫步,远方若有若无的旋律再次乘着晚风而来: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坚固的抗战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延河在月色中流淌,波光里仿佛浮动著1938年春天的气息。那一刻,我感知到了时光赋予这首歌的力量——曾在20世纪30年代燃烧在宝塔山顶的理想之光,已化作万家灯火,延河水将“万古流芳”“灿烂辉煌”的壮阔回响传送向远方。

啊,永远的延安,永远的《延安颂》……

## 岁月长歌

### 为什么时常想起延安

■程文胜

为什么时常想起延安的窑洞  
因为黄土地住着最可敬的亲人  
粗布绑腿一寸寸丈量中国大地  
硝烟在纺车上捻成黎明的灯芯  
油灯照亮一支疾如闪电的毛笔  
窑洞,这嵌入大地的眼眸  
凝视历史在至暗时刻沉稳转身  
黄土高坡如车轮滚滚  
推动整个中国艰难前行

为什么总在回味延河的甜水  
因为清澈的河面荡漾暖心的春风  
信天游呐喊出最高亢的战歌  
长矛和步枪生长钢铁的森林  
将军与士兵抡起垦荒的锄头  
领袖与老农促膝共话谷豆的丰收  
一株山丹丹花插在枪口  
清凌凌的河水也发起胜利的冲锋

为什么一直仰望延安的宝塔  
因为信仰的灯火淬炼出强军之刃  
生存与发展静置天平两端  
在宝塔尖的支点找到神奇的平衡  
每一缕星光都熔入思想的刀锋  
每一寸土地都生长杀敌的剑丛  
百团大战的枪阵势如奔雷  
敌后游击的根系扎根沃土  
铺开战旗写满浴血的姓名

为什么还在回望延安的曙光  
因为抗战的年轮连着时代光纤  
精神光谱也蕴含着创新密码  
看啊,人民军队浴火重生  
钢铁羽翼如利剑剖开万里云雾  
北斗群星似银钉标注宇宙图层  
铁甲轰鸣,舰艏破浪  
无人机群千里奔袭出奇制胜  
迷彩身影在数字疆场纵横驰骋

延安  
且看新长征路上的强军步履  
恰似朝阳下突然闪亮的延河波涛  
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走出烈士陵园,一片苹果林映入眼帘。累累果实缀满枝头,与天边晚霞连成一片绚丽的红。在这片高桥烈士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苹果树的根须正紧紧拥抱着大地。村民们在果园里修枝施肥时,还时常能捡到锈迹斑斑的弹壳。那些沉眠的金属,在春日里催生出最纯洁可爱的苹果花。烈士的热血早已化作泥土里的养分,滋养着每一棵树;而枝头每一个象征平安、幸福的红苹果,都是献给英雄们的勋章。

塞外的秋风掠过山梁,苹果林沙沙作响,仿佛一位故人苍凉地低语,将80多年前英雄的故事娓娓道来。



高桥烈士雕像。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



## 画外音

我曾两次到访延安,走进过杨家岭的窑洞,枣园的院落,瞻仰过中央大礼堂的庄严,也在抗大和鲁艺的旧址前驻足沉思,在南泥湾感受那片热土上的奋斗精神。延安犹如一座灯塔,在这里燃起的革命火炬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照亮了全民族抗战的道路。怀着无限敬仰,我与同事用一个月的时间潜心创作了油画《延安颂》,试图将心中感受到的厚重与温暖,通过画笔细细铺陈在画布上。这幅作品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再现,更是对延安精神深切的礼赞。

(高阳)

延安颂(油画,局部)  
高 阳 白晓路作

## 塞外秋风起

■素 心

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营长、团参谋等职。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第三地区队成立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高桥担任队长。在他的率领下,三区队如同一把钢刀直插伪满政府的心脏。部队曾攻占承德烟筒山日伪银矿、诱歼日军山本守备队、全歼黄土梁子伪武装警察队,并袭击宁城县城,经历战斗数十次,歼灭大批日伪军警,为承平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桥率部攻克宁城县小城子,成为当时八路军主力在伪满洲国打下的第一座县城,这一战绩不仅被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还获得了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

天义镇是宁城县的县城所在地,出了天义火车站不远,就是高桥路。在路牌下,我遇到了一位年轻母亲和她的女儿。母亲指着路牌,柔声对女儿说:“你看,这条路叫‘高桥路’。高桥是一位抗日英雄,他勇敢地敌人战斗,牺牲时只有28岁。他是我们宁城人的骄傲,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女孩认真地听着。不远处一家店铺前,五星红旗正迎风招展。

在内蒙古的广袤天地间,长调民歌被誉为“历史的传递者”。它的旋律里,藏着草原的晨昏和岁月更迭。抗日战争时期,高桥率领的部队和其他抗日组织都曾借它独特的颤音、滑音传递情报。不曾不叹服,将悠扬的长调化作隐蔽的烽火信号,正是革命者于绝境中迸

## 走近抗战英雄

初秋的风漫入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葫芦峪时,我正踩着岩石的凸起向崖壁上攀爬。老支书所说的“一人多高的洞口”,就藏在这面青灰色崖壁的中段。若非有人指引,任谁都难以察觉这岩壁上的天然裂缝背后竟另有天地。洞口比预想中更为低矮,借着手电光束向内探照,洞穴内部豁然开阔。几处人工凿痕和岩缝中残存的草木灰表明,这里曾有人居住。

山风阵阵,洞中的回音仿佛还夹杂着80多年前的脚步声。这处被岁月遮掩的隐秘洞穴,曾是高桥率领的部队在大山中的临时居所与指挥部。悬崖之下,八路军官兵开会会议的雕像矗立在新修的柏油路旁。4位战士身穿打着补丁的旧军服,有的持枪站岗,有的低头记录。老支书抬手指向石桌旁正在发言的人,语气郑重:“这位,就是高桥!”

根据战友们留下的回忆录记载,高桥虽是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却用兵如神。他的战术总令敌人疲于奔命,屡屡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成果。高桥实为化名,其本名为高明海,1915年生于黑龙江省密山县(今密山市)。九一八事变后,他考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接受军事教育。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烽火中,他毅然加

军区首长听了部队反映,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后要把文艺战士作为战场上的‘特种兵’使用。下一步强攻利津县城,你们把油印机带到战壕基干沟里去,在战斗中随时印发《火线画报》,鼓舞士气。”

根据首长指示,我们改变了工作方法,油印员背了油印器材随军区首长行动,我和迅涛、刘实则带着速写本上火线,在战壕里画速写、编说明文。我们每天按时到油印机旁交稿,同时各人兼当“邮递员”,带上一大卷《火线画报》下连队,在战壕里分发。

伏在最前面单人掩体里的战士们,在战斗的空隙里,看了《火线画报》,斗志更强了。有的战士拉住我们说:“分完了画报,回来和我蹲到一块儿吧!我冲锋时你看着画下来,下期《火线画报》给我登上一张!”

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紧紧衔接。1944年8月中旬,我军将伪治安军27团苏冀南部一个营压缩到深沟高垒的据点里以后,《火线画报》的几个同志一方面每天在战壕里分发画报,一方面画速写(离敌炮楼不足百米,看得很清),有时也和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喊话。文工团里说大鼓的曹永山、王桂山两名同志,还在战壕里说大鼓给炮楼里的伪军听,争取他们起义。

就在炸毁敌人碉堡、部队冲进据点消灭残敌的时候,随主力部队行动的刘实被几块弹片击中,倒在血泊里。民兵们赶快把他扶上担架,送包扎所急救。刘实因流血过多,已经生命垂危了。在担架上,他吃力地从挎包里掏出两件东西:一件是随身带的红布包皮剪贴本,一件是自制的木刻刀。他断断续续地对抬担架的民兵说:“交给政治部画报社……”刘实同志生平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老家在临沂,牺牲时只有23岁……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 战地写真

■渤海画报社 王 贇

##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1944年,龙居店据点被拿下后,部队经过短暂休整,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围攻张许据点,为解放利津城扫清外围。我们利用战斗空隙编印第一期《火线画报》,画报为红色油印8开两版单张。第一期的内容,除了报道夏季攻势战况外,还报道了一件趣事:8月13日,我博兴一区中队打埋伏,活捉了利津伪军教官、日寇竹田大尉,并缴获了一挺重机枪。

由于亲身参加了战斗,我们绘出的插图栩栩如生,连队战士看了十分高兴,很受鼓舞。有的战士说:“这油印画报虽然不起眼,可是又快又真实。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印出来了,人物有名有姓,事迹有情节,信得过。”还有的战士说:“下回打仗,我也要创造模范事迹,上一回《火线画报》,光荣光荣!”有的连队让干部捎信来,要求画报社派人在下次战斗时和他们一起行动,把他们的事迹画出来,登在《火线画报》上。